

沙伊衝突與「聯盟關係」之研究

胡敏遠

助理教授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

摘 要

本文以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中的「權力平衡」、「利益平衡」、「攻守平衡」與「威脅平衡」的理則，解釋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的權力競爭與衝突關係。然而，上述理論必須加入地緣戰略與意識形態兩項因素，將使該理論更具解釋能力。其次，沙國與美國的聯盟關係，是依附在「利益平衡」的理則中。伊朗在美、沙聯合的施壓下，彼等國家的外交政策會持續對伊朗採取「制衡」策略。尤其沙國作為美國的代理人，沙伊衝突將出現持續惡化的趨勢。

關鍵詞：中東、沙烏地阿拉伯、伊朗、伊朗核協議、新古典現實主義

Relation between Alliances – A Case Study of the Conflicts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ran

Ming-yuan Hu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work adopts four principle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explain the competition for power and conflicts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ran. These four principles include "balance of power", "balance of interests", "balance of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and "balance of threats". However, these principles cannot thoroughly explain the situation without considering geostrategy and ideology. Furthermore, the relation of alliance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balance of interests.". This considerable interest firmly ties togeth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audi Arabia, and the consequence is to jointly increase pressure on Iran. This action also leads other related countries to adopt a balance strategy against Iran. Especially as Saudi Arabia is seen as a prox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kingdom and Iraq is expected to worsen.

Keywords: *Middle East, Saudi Arabia, Iran, Iran Nuclear Agreement, Neoclassical realism*

壹、前言

沙烏地阿拉伯（以下簡稱沙國）與伊朗的衝突牽涉到中東地區地緣政治的權力競賽、宗教派系的意識之爭與大國競逐的權力平衡等問題。沙、伊衝突的發展又與中東大國權力結構的重組有關。雙方衝突的演進極易出現惡化且難以解決。

在中東地區沙、伊兩國的國土面積及石油儲存量分別列居冠、亞之位，石油利益及其與周邊國家的利害關係，經常會轉變為全球的政治與經濟利益之爭。在宗教意識上，沙、伊分別為伊斯蘭教中不同派系的領導者，意識形態衝突引發的是伊斯蘭國家內部的權力之爭。美、俄在中東地區的博弈，對沙、伊的政治發展與走向，影響甚大。上述結構性的衝突問題大多歷經了數個世紀，經濟利益則是近半個世紀以來新的衝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當前世界權力格局中，沙、伊衝突直接影響全球經濟的盛衰或區域政治的安定。

在中東的大國博弈競爭中，沙國為美國的代理人，主要功能是壓制伊朗的崛起。¹伊朗為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及擴張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不斷挑戰美國對他的限制。基此，本文運用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理論中的各項「平衡學說」，²以探討沙、伊兩國衝突對彼等國家「聯盟關係」的影響。新古典現實主義係整合了古典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並進化了兩個學派的原本論述。然而，沙、伊

¹ 〈沙特與伊朗：中東雙強為何劍拔弩張〉，《BBC 中文網》，2017 年 11 月 21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2067527>。

² 新古典現實主義是調整新現實主義的權力向度，賦予國家的企圖與動機的不變性。因而提出非結構性因素，以增強現實主義的解釋能力。它提供了現實主義理論一個整合形態的架構，對國家外交政策的產出，提出了有效的解釋。本文參考資料主要以施威勒（Randall L. Schweller）的〈扈從的益處〉為依據，及瓦特（Stephen M. Walt）所著《聯盟的起源》等兩書。同時參考，廖舜右、蔡松柏，〈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外交政策分析的再連結〉，《問題與研究》，第 52 卷第 3 期，2013 年 9 月，頁 43-61。See,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1, June 1994, pp. 72-107;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87)

在追求安全發展與權力利益時，都無法擺脫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略佈局。大國間的權力、利益與威脅的競爭，都會影響兩國外交政策的走向。

3

本文欲研究的時間以歐巴馬總任期迄今為範圍，議題聚焦於沙國與美國的聯盟依附在利益的大小還是威脅的強弱；其次，伊朗在美、沙聯合施壓下，其外交策略是否持續採取「制衡」的策略；最後，沙國在美國中東戰略的「離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ing) 策略中，實為代理人的角色，美、沙聯盟關係的未來展望及沙、伊衝突是否持續惡化，都為本文研究的焦點。

貳、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

一、權力觀

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權力學說來自於古典與新現實主義，都是以研究國際關係的本體(itself)為主，並從整國際的權力結構探究國際關係「知識」的理論。⁴學界通常將現實主義區分為古典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兩大學派。新古典現實主義實際上是結合古典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典範。無論是古典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都極為重視「權力平衡」理論的論述。差別在於，古典現實主義的傾向以軍事作為權力平衡的指標；新現實主義則以綜合國力的大小作為權力分配的尺規。新古典現實主義重在外交政策與權力平衡的結合。

古典現實主義追求的均勢與新現實主義的主張有些不同。古典現實主義是以實力作為均勢的基礎。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認為美國應以實力和均勢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依據，才能維持國際體系的穩定。⁵古典現實主義的均勢論是大國權力運作的方法，是為大國外交政策而服

³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4, No.1, 1990, p.104.

⁴ Wayne S. Cox & Claire Turenne Sjolander,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laire Turenne Sjolander & Wayne S. Cox, eds., *Beyond Positivism: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1994), pp. 1-5.

⁵ Henry A. Kissing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4), pp. 56-58.

務。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認為權力的運作有其自主領域（autonomous realms）。⁶新古典現實主義增加了國內政治因素，對於外交政策的產出更具有說服力。簡言之，新古典現實主義是將古典現實主義中權力擁有自主運用的邏輯，結合國內政治因素，更詳細地說明權力使用的方式。

二、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平衡」學說

新現實主義與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權力運用，可追溯古典現實主義大師摩根索的學說，他認為國際政治根源於人性的客觀法則所支配。現實主義是從人性的「利己」觀點出發，強調世界的競爭性及國際社會無秩序狀態，各國利益無法調和的本質現象，所以國際關係的研究只能以「權力」和「利益」的追求為軸心，而一切「利他」與「道德」觀念，都會使國家遭受最大損害。⁷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基欽（Nicholas Kitchen）認為國家對國際環境的態度不只受制於權力結構的分布狀態，也受國內領導者理念的影響。所以政治家必須從權力分布的判斷中，發現與追求國家的利益。⁸上述學說實出於同一典範，僅是在研究途徑上從不同的角度詮釋權力的運用。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平衡論述，實為強化古典現實主義在外交政策制訂的理則。它提出了四種外交政策選擇的平衡模式，分述如後。

（一）「權力平衡」說

傳統現實主義「權力平衡」理論認為，強權國家追求的目標就是在國際體系中能夠永續經營的王國事業。極大化地追求權力與國家安全，正是強國追求霸權地位的必要之道。⁹強國追求霸權事業的永續經營，等同於追求權力的極大化，也等同於追求軍事實力的極大化。新現實主

⁶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McGraw-Hill, 2006), pp. 5-6.

⁷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pp. 3-10.

⁸ Nicholas Kitchen, "System Pressures and Domestic Idea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Model of Grand Strategy Form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6, No. 1, 2010, pp. 126-127.

⁹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31-34.

義的權力平衡與古典現實主義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對權力獲得的目的不同：現實主義視權力獲得為國家的最終目的，新現實主義則認為為權力僅是為達成國家安全的手段。¹⁰均勢理論究其實質意義則是大國間實力平衡的分配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認為在全球或區域中必須維持兩個強權國家的權力均衡，才能維持體系內的穩定。

（二）「攻守平衡」說

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攻守平衡說用來解釋軍事聯盟的強弱趨勢之分。他們認為當軍事技術的攻勢方面具有優勢地位時，同盟成員彼此的緊密程度將因攻勢有利而出現強化的趨勢。反之，當軍事技術在守勢方面具有優勢地位時，同盟成員彼此的緊密程度也將因為守勢有利而出現弱化趨勢。¹¹攻守平衡的邏輯特別重視武器科技對安全困境的影響。通常，武器科技處在透明化狀態，國家之間的安全困境較不容易發生，聯盟之間的合作也較容易形成。反之，安全困境較容易出現。

（三）「利益平衡」說

學者施威勒（Randall L. Schweller）認為國家在選擇與他國結盟時，會以利益獲得的多寡作為取決的依據。他同時認為國家在追求利益也會從避險的角度來思考利害的大小。他認為維持現狀的國家通常採取制衡對手的策略，以免破壞了現狀所造成的損失。相對的意圖改變現狀的國家，選擇扈從，才能聚集更多的權力以獲取更多的利益。¹²所以國家選擇與他國聯盟是採取抗衡或扈從，必須視該國為維持現狀國家或修正主義國家的型態，其次，要從結盟後的利益與風險的大小來評估。

對於想要改變現狀的國家，會追隨另一個崛起的改變現狀強權並與其締結聯盟又只會成脅到那些試圖維現狀國家的利益，對自己反而構成了威脅。所以，他提出「利益平衡」或「扈從利益」的觀點，說明國家

¹⁰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 8, 123-128.

¹¹ 廖舜右，〈現實主義〉，張亞中、張登及，《國際關係總論（第四版）》（台北：揚智出版社，2016年），頁49。

¹²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1996, p. 90.

在選擇與他國聯盟的利益與風險的思考。¹³

（四）「威脅平衡」說

華爾志（Kenneth Waltz）認為國家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會更加努力強化自己的實力，或是選擇與其他國家合作。¹⁴基歐漢（Robert Keohane）認為華爾志的觀點僅是強調能力大小的問題，而忽略了威脅的強弱。他認為華氏刻意忽略了威脅因素對國家追求平的因素。¹⁵換言之，華氏的觀點意味著權力愈大的國家越具有威脅性。瓦特（Stephen M. Walt）以威脅的強弱作為小國選擇結盟的要素。他認為「威脅平衡」是假設兩個大國都都會對其他小國造成一定的威脅。這些小國應與威脅較低的一方結為同盟，以對抗威脅較大的一方。¹⁶威脅的來源不僅是物質上的力量，也包括非物質的因素，如一國感受他國在其他地緣戰略上的利益以及實際作為。瓦特認為衡量一國的地理臨近性，以及受威脅國所認知到的意圖。¹⁷他是將權力、威脅、地理的臨近性的感受與強國的意圖等因素加以區分而提出「威脅平衡」的觀點。

參、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衝突的源起與發展

一、宗教派系的衝突

目前全球約有 15 億人口信奉伊斯蘭教，當中 85%以上為遜尼派，分布在阿拉伯國家、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馬來西亞和印尼等國。大部分的什葉派穆斯林集中在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等國。從西元 632 年至今，遜尼派（The Sunnis）和什葉派（The Shi'ites）已分裂長達 1400 年。¹⁸在中東地區的沙國與伊朗的仇恨根源於 16 世紀初期，伊朗 Safavid 王朝為對抗遜尼派的土耳其帝國，將伊朗改為什葉派國

¹³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2004, pp. 159-201.

¹⁴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18.

¹⁵ Robert Keohane, "Alliance Threats, and the Use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3, No. 1, 1988, p. 174.

¹⁶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 5.

¹⁷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p. 5-6.

¹⁸ 李佳桓、李承佑，〈遜尼 VS. 什葉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的恩怨情仇〉，《風傳媒》，2016 年 1 月 4 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77469>。

家，自此之後伊朗成為伊葉派國家的大本營。伊朗全國民眾有 98.8% 信奉伊斯蘭教，其中 91% 屬什葉派（Shia）其餘為遜尼派（Sunni），伊斯蘭教義與宗教生活儀式深深嵌入在所有人民心中，成為不可逾越的道德規範。¹⁹ 相對的，沙國全國 85% 的人口為遜尼派，由於具有豐沛的天然資源，她自然成為伊斯蘭遜尼派國家的領頭羊。從沙國建國之初的歷史來看，18 世紀中葉瓦哈比教派在掌控阿拉伯半島西部地區後，他們遂向北征伐鄂圖曼帝國，並將其認知的宗教知識傳給蘇菲派和什葉派異教徒。但受到鄂圖曼帝及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什葉派）的夾擊下，瓦哈比嚴重受創後，退回半島西側（漢志沙漠）以西地區。隨著鄂圖曼帝國的滅亡，再至 20 世紀中葉英國殖民勢力退出中東地區後，瓦哈比派又重新掌握沙烏地阿拉伯半島，並征服麥加及麥地那兩座聖城後，奠定以遜尼派為宗教信仰的基礎，並自許為伊斯蘭遜尼派（正統派）的守護者。²⁰

沙、伊之間的仇恨不僅是數百年以來，雙方在宗教派系的對立、衝突，過程中更是不斷累積仇恨所造成的對立。宗教派系的意識對峙是衝突形成的結構性問題。本世紀以來，隨著兩派的衝突再次升高，沙國嚴厲指責伊朗支持什葉派國家的恐怖組織，例如軍援敘利亞阿塞德（Bashar Hafez al-Assad）政權、葉門胡塞武裝組織（The Houthis movement）、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等。²¹ 在美國的主導下，沙國已成為遜尼派國家（埃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曼、約旦、巴林）對抗伊朗的領袖。為打擊什葉派國家，2003 年美國推翻伊拉克的海珊政權，接著在中東地區主導了近十年的反恐戰爭。伊朗則藉著美國忙於反恐事務，暗地的發展核武及導彈。美國對伊朗的制裁也伴隨而來，伊朗遂成為美/沙聯盟所欲打擊的主要目標。

¹⁹ 彭樹智，《中國國家通史伊朗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頁355。

²⁰ 雷薩·阿斯蘭（Reza Aslan），〈瓦哈比與沙烏地結盟不僅改變伊斯蘭教歷史，更改變了世界地緣政治平衡〉，《The News Lens》，2018 年 9 月 2 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2595>。

²¹ Dore Gold, "Introduction," *Iran, Hizbullah, Hamas and The Global Jihad: A New Conflict Paradigm for the West* (Jerusalem: 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2007), pp. 7-9.

二、綜合國力的競爭

伊朗土地面積略小於沙國，石油儲量為全球第四位，產量為石油輸出國組織的第三位。然而，伊朗遭長期的孤立與經濟制裁使伊朗的經濟實力不及沙國的 1/3，石油輸出也不到沙國的 1/4。²²2018 年 11 月 5 日（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生效日）之前，伊朗的石油輸出為每日 250 萬桶，美國恢復對伊石油禁運後，伊朗石油輸出約減少三分之一，下降為 150 萬桶左右。²³相對的，若不對其禁運，伊朗的石油輸出將可改變全球原油的供需平衡。伊朗石油部長桑賈尼（Bijan Zanganeh）曾表示，只要石油禁運令解除，預計每日產油量將增加 50 萬桶，並在未來不久時間內，伊朗的每日產油量將回到 380 萬至 390 萬桶的水準。

相較於沙國，她為全世界石油產量與儲量的最大國家，石油輸出約為每日 900 萬桶，長期以來石油輸出成為其經濟的主要支柱。但沙國的人口不到伊朗的二分之一，人民的教育水準與工業基礎都較伊朗低落。當前沙國依靠出售石油，使其經濟實力大幅領先伊朗。²⁴沙國擔憂若伊朗恢復石油輸出，伊朗的經濟發展必然如虎添翼，屆時沙國的經濟與安全都將遭受嚴重挑戰。綜合性國力的競爭為促成沙伊衝突的基本結構，亦是全球石油戰略的競爭問題。²⁵因此，沙國主張持續對伊朗經濟制裁與石油禁運，目的在防止伊朗的綜合性國力超越沙國。

三、地緣政治戰略與區域權力結構性問題

地緣戰略著眼於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國家利益的思考，進而制訂國家安全與對外政策的概念。沙國與伊朗在全球地緣戰略的位置，實為史派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邊緣地帶論》的重要位置。²⁶

²² 〈原油 2019 年恐供過於求，產油國釐定新策略〉，《財經新報》，2018 年 11 月 2 日，<https://finance.technews.tw/2018/11/12/oil-2019-new-strategy/>。

²³ 〈川普石油禁運迫在眉睫伊朗原油出口下滑〉，《中央廣播電台》，2018 年 10 月 15 日，<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428349>。

²⁴ 以 GDP 衡量沙國與伊朗的經濟力量。2017 年沙國的國 GDP 為 6 兆 2 千億美元，伊朗僅為 4 千 5 百億，兩國相差近 12 倍。

²⁵ 張育軒，〈為什麼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的關係很差？〉，《洞見國際事務評論網》，2016 年 1 月 6 日，<http://www.insight-post.tw/insight-knowledge/20160106/14306>。

²⁶ 廖舜右，〈現實主義〉，張亞中、張登及主編，《國際關係總論（第四版）》，頁 61。

史氏認為邊緣地帶為陸權與海權之間廣大的緩衝地區。只要海權國家藉其強大之海洋權力，再與邊緣地帶的兩棲能力相結合，即共同控制環繞心臟地帶的外圍海洋，此一位置是從非洲東岸-阿拉伯半島-印度半島的西岸。沙、伊兩國的位置正因處於邊緣地帶的核心區。所以，地緣政治的權力競爭乃是造成伊朗與沙國衝突的根本性結構問題。²⁷

此外，伊朗因位居中東與南亞大陸之間，在西邊的羅姆茲海峽可扼控波斯灣進出印度洋的出海口。伊朗南邊海域又是印度洋通往紅海的重要海上航道，對美國向中東地區的航線構成強大威脅。伊朗若與俄羅斯結盟，將使俄羅斯的海空軍可順勢從黑海移向印度洋，將嚴重影響美國在印度洋及中東地區的戰略部署。相對的，美/沙結盟使美國擁有前進中東的橋頭堡，便於美國掌控中東地區。基此，美國與俄羅斯都會積極爭取與鞏固沙國與伊朗的合作關係。沙國與伊朗在地緣戰略上的特殊地位，自然成為大國地緣博弈的關鍵角色。

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其著作《大棋盤》一書，提出對美國政府的一項嚴厲警告。美國無論如何不能讓中國、俄羅斯和伊朗走在一起，不能同時與三者為敵。在他看來，美國只要處理好與三者的關係，就能維持對歐亞大陸的控制，就能保持對世界的統治力。²⁸然而，2018年5月美國宣布退出「伊朗核協議」，促使伊朗與俄羅斯的關係更加接近，俄羅斯的勢力與影響力也漸漸地從黑海向南移動。沙國作為美國代理人的角色與責任愈顯其重要。顯而易見，伊朗與沙國的地緣戰略競爭，很容易淪為美、俄在中東地區的權力競爭。

肆、「伊朗威脅」與美、沙聯盟關係的探討

「伊朗威脅」一詞應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有關伊朗的「革命輸出」與核武發展對西方國家的威脅；其次是有關伊朗支持中東地區什葉派國家，其對美國及其盟邦的威脅程度為何。其中，又以伊朗核武發展對美國及其在中東地區盟邦所造成的威脅與影響。美國在中東的戰略目標即

²⁷ 趙文衡，〈變動中全球能源市場與新地緣政治〉，《台灣經濟研究院》，2017年9月8日，頁9-10，<https://km.twenergy.org.tw/ReadFile/?p=KLBase&n=201798123537.pdf>。

²⁸ 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著，林添貴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台北：立緒出版社，1999年），頁67。

是摧毀伊朗核威脅，降低伊朗對什葉派國家的支援。在美、沙共同威脅未消失之前，兩國的聯盟關係依然牢固。

一、伊朗核威脅發展與美國的反應

美、伊衝突可以回溯自 1979 年的伊朗革命成功後的演變，以及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的人質危機事件。1981 年後美、伊關係斷裂，美國對伊朗實施經濟封鎖與石油禁運。1980 年代以來，伊朗力圖輸出伊斯蘭革命，在更廣泛的國際範圍內，意圖發動一場更大規模的世界革命，推翻伊斯蘭世界所有的世俗政權，改造伊斯蘭的國際新秩序。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輸出」，加劇了伊斯蘭激進組織反西方的暴力活動（國際恐怖組織的力量）。²⁹此期間，伊朗扶持了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馬斯（Hamas）組織、埃及穆斯林兄弟會、阿爾及利亞的武裝伊斯蘭集團等極端的聖戰組織。美國及西方國家的「反恐行動」，將上述伊斯蘭激進組織與國際恐怖組織劃上等號，更將矛頭指向伊朗。³⁰伊朗受美國及西方國家政治壓力下，採取更為孤立的政策。美、伊關係已形成相互仇視的「對抗」格局。

本世紀以後，美國多次指責伊朗秘密發展核武器。為限制伊朗濃縮鈾的發展，伊朗曾遭到聯合國 4 次制裁。核武器所使用的濃縮鈾必須純度達到 90%，伊朗核電站所使用的濃縮鈾純度僅有 3.5%。事實上，伊朗在上個世紀末期，早已經開始秘密生產核電站所需不同燃料級別的濃縮鈾。³¹2004 年伊朗已成功研製 20%純度濃縮鈾的初步計劃。2006 年 4 月，國際原子能機構向聯合國安理會提交關於「伊朗核問題報告」。該報指出，伊朗未能依照安理會規定中止鈾濃縮活動，也沒有和國際原子能機構核查人員進行全面合作。³²2006 年 4 月 11 日伊朗試射了有核武

²⁹ 吳雲貴、周燮藩，《近現代伊斯蘭教思潮與運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年），頁 357-358。

³⁰ 汪毓璋，〈美近公布〈威脅評估報告〉之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4 卷第 4 期，2005 年 4 月，頁 94。

³¹ 〈伊朗核子能發電站開始加載核燃料〉，《BBC 中文網》，2010 年 10 月 10 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0/10/101026_iran_poowerplant。

³² “World powers reach nuclear deal with Iran to freeze its nuclear program,”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3, 2013,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kerry-in-geneva-raising-hopes-f>

搭載能力的流星 3 型飛彈，該彈是伊朗於 1980 年代後期開始自行研製的中程戰略飛彈。伊朗飛彈性能主要採用俄羅斯飛彈技術，以及北韓提供彈道技術為基礎而研發成功。³³

依據聯合國原子能總署（IEA）調查報告：伊朗在 2011 年已具備提煉 20%鈾濃度的能力，而且擁有上萬台提煉高濃度鈾的快速離心機。³⁴報告中指出伊朗在 2015-2016 年可能擁有製造核子武器的能力。據此，伊朗的核威脅立即引發美國的中東盟邦（以色列、沙國、…）的緊張。渠等國家不斷敦促美國必須採取緊急措施、制壓伊朗。

從 2018 年 1 月美國國防部公布的《國防戰略》（*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和 2 月發布的《核武態勢報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中，兩份文件都將伊朗、俄羅斯、中國、北韓並列為美國的核威脅來源。³⁵《核武態勢報告》更進一步指出，伊朗擁核將造成中東地區的核擴散，以及「核恐怖主義」（*nuclear terrorism*）對於國際安全的威脅，而防止伊朗等流氓國家取得，抑或者是發展核武，乃維護美國國家安全和穩定國際秩序的必要手段。³⁶對伊朗核威脅的認知，實為美、沙、以三國形成軍事合作（或同盟）的推動原因。

二、「伊朗核協議」對沙、伊競爭的影響

為防止伊朗核威脅的擴散，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與德國（5

or-historic-nuclear-deal-with-iran/2013/11/23/53e7bfe6-5430-11e3-9fe0-fd2ca728e67c_story.html.

³³ Mark Townsend, "British dealers supply arms to Iran," *The Guardian*, April 20, 2008,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8/apr/20/armstrade.iran>.

³⁴ 〈國際社會擔心伊朗研發核武〉，《BBC 中文網》，2011 年 11 月 11 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1/11/111117_un_iran_nuclear.shtml。

³⁵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2018,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³⁶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2018, <https://media.defense.gov/2018/Feb/02/2001872886/-1/-1/1/2018-NUCLEAR-POSTURE-REVIEW-FINAL-REPORT.PDF>.

常加 1) 自 2013 年初展開與伊朗協商、斡旋後，該年 11 月簽訂臨時性核子協定。又經 3 年的磋商，於 2015 年 7 月 14 日在日內瓦簽定核限制發展的協定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³⁷ 伊朗同意關閉大部分提煉濃縮鈾的離心機與反應爐，以換取西方國家解除對其經濟的制裁。³⁸ 依據協議，伊朗同意停止提煉濃度百分之三以上的濃縮鈾，停止建造新提煉設施，現有的提煉設施大部分會關閉，或者改建為研究和訓練中心。伊朗同意給國際原子能機構的人員進入所有核設施，監察協議落實情況。當所有承諾落實後，歐盟和美國將會撤銷對伊朗的經濟制裁，聯合國亦會解除所有針對伊朗核計劃的懲罰決議案。

由於歐巴馬政府在伊核協議簽訂後，未能讓國會追認該協議的法律效用，致使伊核協議僅能停留在一紙由歐巴馬政府與各國達成的行政協議上。由於美國和以色列擔心伊核協議的規定太弱，伊朗會鑽漏洞興建核子武力。³⁹ 所以，2018 年 5 月 5 日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 簽署退出伊核協議。⁴⁰ 美、沙與美、伊關係隨著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後，其間的關係發生重大變化。沙國極為贊成美國應退出該協議，以防止伊朗勢力坐大。沙國外交部對此表示：「沙國支持且樂見美國總統宣布各項步驟來退出這起核協議…並恢復針對伊朗的經濟制裁」。他認為可藉此打擊伊朗的經濟，防止伊朗繼續支援什葉派國家內部的武裝組織。⁴¹ 相較於其他簽署協議的國家，俄、中都認為應繼續維持伊核協議的合法性，並確保與伊朗的石油與經貿交易不會中斷。歐洲國家認為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後，有兩項具體目標必須確保：一是確保伊朗繼續得到外國投資、繼續出口石油；二是保證在伊朗投資營運的歐洲企業不受

³⁷ 〈五常加一國家與伊朗達成核問題框架協議〉，《美國之音》，2015 年 4 月 2 日，<http://www.voacantonese.com/content/cantonese-news-ry-iran-nuclear-talks-agreement-0402-2015-ry/2704472.html>。

³⁸ 〈核談大突破伊朗同意大幅減〉，《自由時報》，2015 年 4 月 4 日，版 A1。

³⁹ 威廉·培里 (William J. Perry) 著，林添貴譯，《核爆邊緣》(Nuclear Brink) (台北：天下文化，2017 年)，頁 298。

⁴⁰ 〈美退出伊核協議川普再逼伊朗再上談判桌〉，《大紀元》，2018 年 5 月 15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8/5/14/n10392415.htm>。

⁴¹ 〈川普退出伊核協議全球有怒有憾有歡呼〉，《中央通訊社》，2018 年 5 月 9 日，<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5090033.aspx>。

美國制裁影響，因而主張美國應回到伊核協議的框架中。⁴²然而，在川普執意退出後，美、沙關係獲得了強化，美、伊衝突卻不斷升高。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在獲得多數簽約國的支持下，仍決定繼續留在協議的框架中。

三、「什葉派國家聯盟」與「遜尼派國家聯盟」衝突下的沙伊衝突

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分別代表是伊斯蘭教遜尼派和什葉派的代表強權，數百年來兩派勢力的相互角力，對區域安全影響甚鉅。沙烏地阿拉伯對於伊朗的崛起感到憂慮，在葉門與敘利亞的戰役中，什葉派政權或勢力沒有因戰爭被徹底剿滅，加上伊朗不斷對上述國家的革命輸出，遜尼派國家的危機感與對什葉派國家的敵視愈來愈強。

（一）敘利亞內戰的角力

從伊朗的國家戰略視角來看，建立一條由伊朗經伊拉克、敘利亞、向西通往黎巴嫩地中海的「什葉派走廊」（又稱什葉派之弧）⁴³至為重要。德黑蘭當局之所以全方面的支援弧形線上的什葉派國家，目的是基於伊朗本身的經濟考量。⁴⁴伊朗積極介入敘利亞內戰，表面看是支持阿薩德政權，其實伊朗在敘利亞戰爭中的真正戰略目標是要通往地中海。基此，伊朗除介入敘利亞內戰外，還軍援黎巴嫩真主黨革命武裝組織及以色列哈馬斯武裝組織，都是為了實現上述的戰略目標。⁴⁵然而，此一情勢的發展勢必影響以色列的國家安全。以色列國防部長李伯曼表示：我們絕不容許伊朗在敘利亞建立什葉派軸心，也不容許建立對以色列安全

⁴² 〈伊朗核協議危機引爆英法德中俄忙救火〉，《BBC 中文網》，2018 年 5 月 9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4055655>。

⁴³ 「什葉派走廊」，又稱「什葉派新月」或「什葉派之弧」，它是經過數十年什葉派與遜尼派鬥爭下出現的什葉派國家聯盟。一條由黎巴嫩、敘利亞，伊朗再向南到伊拉克，再到波斯灣地區的卡達，再到阿拉伯半島最南部的葉門，對沙烏地阿拉伯形成弧線的包圍圈。詳閱李德善，〈美國與伊朗在伊拉克的戰略競逐：到底誰佔上風？〉，《當代南亞與中東研究中心》，2019 年 3 月 6 日，<https://cssamtw.wordpress.com/2019/03/06/>。

⁴⁴ 姜書益，〈不願捲入穆斯林宗教衝突的俄羅斯〉，《台北論壇》，2018 年 11 月 14 日，http://140.119.184.164/about_us.php。

⁴⁵ 同上註。

具有威脅的前進指揮所，並宣告以色列將以武力阻止這類威脅出現。⁴⁶

在敘國內部武裝的衝突雙方其背後的支持者分別為：什葉派的伊朗和遜尼派的沙烏地阿拉伯。伊朗為力挺阿薩德政權，除了派遣伊朗革命衛隊赴敘參戰，並將逮滯留在伊朗的阿富汗非法移民，送往敘利亞當內戰的前線戰士。同時，還資助黎巴嫩的真主黨武裝部隊，作為奧援敘利亞政府軍的側翼。⁴⁷相對的，敘利亞內部數百個反抗軍團體（多為遜尼派）的背後，除了美國的軍事力量及資金支援外，同為遜尼派的沙烏地阿拉伯，甚至包括以色列都是反抗軍的重要資助者。⁴⁸

敘利亞內戰原本是普通民眾抗議獨裁統治，在區域各方勢力介入，已逐漸演變成海灣遜尼政權支持的遜尼極端分子和反對派，對上伊朗、黎巴嫩真主黨支持的什葉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獨裁政權。⁴⁹在美國與俄羅斯介入敘利亞內戰的發展下，美俄地緣政治博弈的緊張情勢不斷上升。⁵⁰

（二）打擊恐怖主義的角力

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反恐行動是針對宗教極端組織的狂熱分子，與反對西方自由的意識形態為主。伊朗瞭解中東地區各式各樣的聖戰恐怖組織，幾乎清一色都是遜尼基本教義派，他們也是用來剷除異己；主張打擊什葉派國家的主張。為此，伊朗的官方意識形態自詡為伊斯蘭世界的領導者，至少是什葉派。因此，德黑蘭政府常為伊斯蘭世界裡的不公不義發聲，甚至出手干預同屬什葉派國家的內部政治事務，例如支持葉門的胡塞武裝組織以對抗沙國為首的遜尼派國家聯盟，以及支援黎巴嫩境

⁴⁶ 同上註。

⁴⁷ Jubin M. Goodarzi, "Syria and Iran: Alliance Cooperation in a Changing Regional Environment," *Ortadogu Etutleri*, Vol. 4, No. 2, 2013, pp.49-50.

⁴⁸ Karim Sadjadpour, "Iran's Unwavering Support to Assad's Syria,"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ugust 2013, <http://www.ctc.usma.edu/posts/irans-unwavering-support-to-assads-syria>.

⁴⁹ Con Coughlin, "Iran Rekindles Relations with Hama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1, 2015, <http://www.wsj.com/articles/iran-rekindles-relations-with-hamas-1429658562>.

⁵⁰ 張育軒，〈書評-中東大衝突：伊斯蘭內鬥的核心與迷思〉，《說書》，2017年6月6日，<https://sobooks.tw/conflict-in-middle-east/>。

內的什葉派組織（真主黨）。⁵¹美、沙以打擊國際恐怖主義之名，對什葉派國家發動攻擊，實際上雙方衝突已成為美、沙合作共同制裁伊朗的憑藉。

（三）葉門內戰的角力

葉門當今的衝突與其說是內戰，更可說是一場代理人戰爭。胡賽武裝組織從德黑蘭政府獲得有限的外部支持，包括資金、武器裝備與軍事訓練。相對的，沙烏地阿拉伯大規模的軍事介入葉門，則與阿國王室的繼承問題有關。由於王儲穆罕默德·本·沙爾曼（Mohammed Bin Salman）為老國王最寵愛的兒子，在華盛頓當局的強力支持下，獲得權力。2015年歐巴馬政府允許沙爾曼在葉門為所欲為，目的是藉此紓緩美國與伊朗簽訂核子協議，在沙國與美國國內所造成的壓力。葉門目前情勢仍在持續惡化，是否會因「沙－伊」矛盾而再度急遽升高，將會為中東局勢再投下不確定的變數。

四、俄國在中東地區的勢力擴張與伊、沙衝突加劇的關聯性

2015年俄羅斯介入敘利亞內戰以來，她成功地協助了阿薩德政府收復大部分的國土，讓敘國政府對俄羅斯產生倚賴。俄羅斯基本上主導了整個敘利亞局勢的未來發展。接下來的問題是，俄羅斯在戰後有關敘國政權重建、中東權力結構重分配的協商，以及如何平衡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及沙烏地阿拉伯在敘利亞的利益。上述國際權力重分配問題，莫斯科已占據重要的關鍵地位。俄羅斯的外交策略是積極與土耳其、沙國交往，以裂解美/土、美/沙之間的合作關係，才能確保俄羅斯有利的戰略態勢。

再者，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對俄羅斯提供了寶貴機遇。俄國藉由對伊提供石油輸出的管道與經濟援助的方法，促使伊朗與俄羅斯之間的合作關係日益緊密。反之，促使沙國對俄羅斯的外交攻勢產生了戒心。2018年3月，沙國王儲沙德曼訪問俄羅斯，其與普亭協商有關中東地

⁵¹ 威廉·波爾克（William R. Polk）著，林佑柔譯，《伊朗》（Understanding Iran）（台北：遠足出版社，2017年），頁16。

區的安全問題，與石油減產對全球油價調控的協議。⁵²俄國對全球油價仍有左右價格的影響力。尤其，俄國勢力不斷向南延伸，對伊、沙之間的競爭與衝突產生加溫效用。

伍、檢視伊、沙衝突的內在邏輯-「平衡學說」的觀點

新現實主義學者華爾志認為國際體系包括兩個變量，其一是結構，其二是單位。⁵³結構是指諸多國家行為體以自身力量的權力決定在體系中的排列。而在國際體系中，結構是由每個單元（國家）所組成。整個國際體系呈現分散和無政府的狀態（Anarchy）。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結構是根據單元之間能力的分配來界定。國際體系中權力分配決定了國際體系的結構，不同國家實力的排列組合產生了結構，排列的變化會導致結構的變化。⁵⁴新現實主義的權力觀包含了軍事能力大小及對外政策選項的綜合運用。

新古典現實主義則認為國家企圖與動機並非僅考量物質力量的大小。更須思考國家的型態為「滿足現狀的國家」或是「不滿足現狀的國家」。不同型態的國家就會產生不同的目標和政策，在對外政策的選擇上，就會出現抗衡與扞從的結盟策略。⁵⁵因此，國家對權力的追逐及對外政策的決定，都來自於其利益、威脅及參與聯盟的認知和意圖而定。以此檢視沙伊衝突會出現以下爭議，分述如下。

一、「權力」與「平衡」的動態性發展

新現實主義的權力觀認為，在國際體系中國家力量大小的排列形成結構，權力的變化就會引起結構的變化，權力在國家間權力的分配及分配的變化，有助於新結構的形成。⁵⁶攻勢現實主義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強調國際的結構雖是由大國的力量分配而形成，但權力

⁵² 張子清，〈OPEC 與俄協商長期配合限制產油〉，《中央社》，2018 年 3 月 27 日，<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402598>。

⁵³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79.

⁵⁴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80.

⁵⁵ 廖舜右，〈現實主義〉，張亞中、張登及，《國際關係總論（第四版）》，頁 48。

⁵⁶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80.

（力量）的分配則由大國的意圖來決定。⁵⁷米爾斯海默還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會迫使國家去作進攻性思考，有時則是採取進攻性的行動。⁵⁸學者布贊（Barry Buzan）認為，改變現狀國家仍有強弱之分，強國會力求改變體系，挑戰現狀霸權；弱國則會選擇與強國結盟，以求更大的影響力。⁵⁹無論強國或弱國只要對國際現狀存有不滿或威脅其安全，都會意圖改變現狀。

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國家的整體實力有可能轉化成攻擊或防禦的能力，端賴何者比較有利，但當國家將其鄰國的實力視為攻擊性時，就會感受到威脅。此時，若該國沒有採取制衡，反是採取扈從的態度時，可能是因為鄰國過於強大，其他潛在的盟國無法即時伸出援手。⁶⁰

沙、伊兩國採取相互制衡，來自於彼此對對手的認知程度，進而決定了渠等國家的外交意圖。瓦特認為如果制衡成為國際關係的趨勢，將會使多數有野心的國家不敢採取侵略手段，否則會招致其他國家的結盟對抗。⁶¹然而，相互組成不同的聯盟體系，所造成的對抗就可能回溯到冷戰或二戰期間國家集團（美/蘇）的對抗模式。所以，依附在強權為主的中東國際權力結構中，國家之間的競爭會更加激烈。因為各國都競相要參與到較強的那一方，而強權（美、俄）為了要追求自己的安全與利害，會設法吸引更多的國家加入其組織，同時也會提供盟國的安全保障。強權勢必會更加積極、更有侵略性。此舉反而易造成國際情勢的不穩定。所以，依附強權意味著將本國的安全發展須寄託在其善意之上。尤其這個強權若為具有侵略性的國家（沙、伊），可能因為加入盟國後，增加了更多可用的資源後，更具有侵略性。⁶²權力平衡與行動者因認知所採取的不同選項的外交政策，會不斷呈現動態性的發展。唯一不變的

⁵⁷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1), p. 21.

⁵⁸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p. 32-35.

⁵⁹ Barry Buzan, *Peoples, State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Post-Cold War Era* (Hertfordshire: Simon & Schuster International Group, 1991), pp. 304-305.

⁶⁰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p.22-26.

⁶¹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p.28-29.

⁶² 陳麒安，〈聯盟理論之研究〉，《國際關係學報》，第 26 期，2008 年 7 月，頁 146。

是，在無政府狀態（Anarchy）下的國際秩序，國家追求權力的動機，是讓「權力平衡」處於動態性發展的根本原因。

二、意識形態對「威脅平衡」的功能與作用

新古典現實主義主張「威脅平衡」是假設兩大國皆會對其他小國造成一定的威脅，小國會與威脅較低的一方結盟。⁶³ 瓦特並未論述有關意識形態差異，是否對聯盟造成負面作用。⁶⁴ 從以色列與沙國都視伊朗為主要威脅來看，渠等對美國採取扈從策略，因為美國可以提供更多的公共財（public goods），以保障渠等國家的安全。然而，沙國與以色列在宗教意識形態上屬於兩個極端不同的陣營。沙國更在中東戰爭中曾與以色列為敵。瓦特認為制衡是透過聯盟以反抗主要的威脅，而扈從則是與主要威脅聯盟。⁶⁵ 意識形態的差異對聯盟是否產生反作用力，或是弱化聯盟的效益則成為重要的戰略考量。

從以、阿合作可以得知，意識形態若能與同盟國之間的利益相吻合，同盟之間的密合度即會提升。⁶⁶ 反之，同盟國家之間若未面臨共同威脅或無法形成共同利益，意識形態即使一致也無法凝聚彼此之間的力量。沙國與以色列因意識形態的差異性，加上以、巴衝突的歷史性問題，使得沙烏地阿拉伯並未給予以色列外交的承認，雙方也沒有外交關係。但是，沙、以共同的威脅-「伊朗核威脅」與伊朗對什葉派國家支持的作為，都促使過去互不往來的兩國開始密切接觸。⁶⁷ 以色列總理內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在面對伊朗的威脅時，強調自己是阿拉伯國家的重要友邦。所以，聯盟是否能形成或增強聯盟之間的向心力，仍決定於成員國對基本利益是否達成一致。

若從威脅角度來看，對抗伊朗成為以、沙兩國的共同目標及安全利

⁶³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22.

⁶⁴ 陳麒安，〈重新檢視瓦特的聯盟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53 卷第 3 期，2014 年 9 月，頁 103。

⁶⁵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22.

⁶⁶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p. 204.

⁶⁷ 簡恒宇，〈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沙烏地拉攏以色列結盟對付共同宿敵伊朗〉，《風傳媒》，2017 年 11 月 27 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364257>。

益。雖然以色列與沙國往來有利有弊。但對以色列而言，與沙烏地關係正常化，有助於之後與阿聯酋、巴林及其他阿拉伯國家建交，且能促進區域貿易，並鞏固以色列在中東地區的安全利益。同樣的，沙國與以色列建立合作關係則能形成對抗伊朗的聯盟，讓沙國能夠借用以色列的軍事和情報能力來嚇阻伊朗。重要的問題是，以色列要與沙烏地建交，勢必要對以巴問題做出讓步，像是目前沙、以正在協商，是否接受沙烏地在 2002 年推動的和平協議。所以，不同意識形態的各方仍可依「威脅平衡」與「利益平衡」的認知與意圖，進而產生結盟關係。

三、美、沙關係的「利益平衡」間爭議

學者施威勒認為對於想要改變現狀的國家來說，追隨另一個崛起的修正主義強權並與其締結聯盟只會威脅到那些維持現狀國家的利益，對自己並不會構成威脅，因此提出了「利益平衡」的觀點，說明國家往往是考量利害關係後選擇了依附強權來獲取和確保利益。⁶⁸此外，「利益平衡」在提供經濟或軍事援助也能促使聯盟的出現，因為受贈的一方會變得依賴於援助國，而援助越多聯盟關係也會越緊密。瓦特表示，提供與接受援助恰是實力不均等的國家為了對付共同的威脅而採取的措施，因此對外援助與其說是聯盟的起因，還不如說是聯盟的結果。⁶⁹在外交政策上會以利益（相對利得或絕對利得）作為考量，選擇對強權是否採取扈從政策。

上述論點用於沙國與美國的關係，或以色列對美國的態度，都具有解釋力。然而，美國對沙國並非完全能頤指氣使，沙國對美國也非全般聽從其命令。例如，沙裔記者哈紹吉（Jamal Khashoggi）在土耳其被謀殺事件，隨即引發全球輿論嘩然，美、沙外交關係也立即受到考驗。⁷⁰從事件的始末分析，美國本應基於道德的價值觀對沙國實施制裁。但是，美國的制裁僅僅限於口頭性的責難，卻無實質性的制裁措施。因為美/沙的經濟與軍火利益極為龐大，美國不會因此案而讓美國損失巨大商

⁶⁸ Randall L. Schweller, "New realist research on alliances: Refining, not refuting, Walt'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1997, pp. 927-930.

⁶⁹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p. 41-42.

⁷⁰ 〈沙烏地領事館分屍記者?哈紹吉〈被消失〉〉，《聯合新聞網》，2018 年 10 月 17 日，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3427390。

機。由此可知，國家的對外政策雖然會以「利益平衡」的邏輯選擇制衡或扈從，但在面對與自己的重大核心利益有關時，仍會在作法上有所調整。

四、沙、伊博弈中「權力平衡」與「攻守平衡」的迷思

「攻守平衡」的概念主要讓國家判斷其參與聯盟的意圖；參與後是否具有威脅性或可獲利害的大小。對此，瓦特則提出四項因素作為國家參與聯盟的判斷：一、整體實力——聯盟中實力越強的國家，越能夠對目標國造成威脅；二、地理鄰近性——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距離較近的國家能投射的權力會勝於較遠的國家；三、攻擊的能力——國家藉參與聯盟的整體實力，有可能轉化成攻擊或防禦的能力，端賴何者比較有利，但當國家將其鄰國的實力視為具有攻擊性時，就會感受到威脅；四、侵略的意圖——被認為具有侵略性的國家，有可能刺激其他國家形成制衡他的聯盟。⁷¹所以，國家在「意圖」上的判斷對於聯盟的選擇來說，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中東地區遜尼派與什葉派競爭的聯盟體系中，因沙國與伊朗的競爭會更加激烈，遜尼派國家（除卡達及土耳其外）意圖組成的聯盟氣勢正在形成。主因美、沙結盟對伊朗形成強烈的攻擊能力（信號）。⁷²反之，什葉派國家會更靠近伊朗，因為若不選擇與伊朗結盟，將會受到美-沙聯盟的制裁。強權（美、俄）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會吸引更多的盟國，並提供其盟邦經濟與軍事上的援助，雙方的表現也會更加積極。因為，他們都會視伊朗或沙烏地阿拉伯為責任承擔者，因而大力支持他的代理人。如此一來，沙/伊衝突會加大惡化中東地區的國際情勢。簡言之，兩個同盟力量的壯大與對峙，並不一定會因兩者力量的均衡，而使區域的權力結構趨近平衡狀態，反而會更增加相互對峙的緊張程度，不利於國際情勢的穩定。

⁷¹ 陳偉華，〈論結構性嚇阻與決策性嚇阻〉，《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 2 期，2002 年 3 月，頁 24，及註釋 2。

⁷² 〈美國國務卿將於 1 月 8 日至 15 日訪問中東八國〉，《每日頭條》，2019 年 1 月 5 日，<https://kknews.cc/world/abbapyx.html>。

陸、結論

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作為單一行為體，在最低程度上尋求維持自身生存，在最高程度上則是控制區域或全球。⁷³新現實主義並沒有區分大國或中小國家，亦無討論維持自身生存的威脅程度。如何防範及避免他國的威脅，才是國家生存的根本之道。米爾斯海默認為，國家必須不斷追求權力才能確保本國安全。⁷⁴這種論述僅能適用於美、俄具有超級實力的大國。學者傑維斯（Robert Jervis）認為，中東地區國家即使不斷追求權力，安全仍然無法獲得保障。⁷⁵中東大多數國家採取制衡或扈從的選擇，是為防範威脅或維護生存利益的策略。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四種平衡論述：「權力平衡」、「利益平衡」、「攻守平衡」與「威脅平衡」，都是為國家採取聯盟策略提供更清楚的路徑圖。

以上述四種平衡的觀點解釋沙國與伊朗的權力競爭關係，筆者認為還須加入地緣戰略競爭與意識形態異同的元素。沙、伊在中東地區的敵對關係，主要是受美/俄超級大國的地緣戰略爭奪的影響，美、俄競爭愈是激烈，沙伊衝突的強度就會愈強。此外，意識形態不同對同盟的形成，並不一定會形成阻力，此點在解釋沙國與以色列之間的合作關係，可以看出聯盟的合作是建立在擁有共同的利益或相同的威脅時，就有可能建構出合作的可能性。所以，新古典現實主義所論述的四種「平衡」概念，必須加入地緣戰略與意識形態因素，才能使該理論更臻完美。

本文發現沙國與美國的聯盟關係，是依附在「利益平衡」的理則中。但是沙國對美國的扈從，實際上是針對鄰近國家（伊朗）的制衡。⁷⁶美國為制壓修正主義國家-伊朗，強化美/沙聯盟的功能，以便沙國能成為責任承擔者。沙國也可購買更多的精密武器，有利安全利益的增長。「威脅平衡」與「利益平衡」的邏輯較能解釋美/沙的聯盟關係。其次，伊朗在美、沙聯合的施壓下，其外交策略將持續採取制衡策略。因為俄羅

⁷³ Kenneth Waltz,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18.

⁷⁴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3.

⁷⁵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January 1978, pp.183-184.

⁷⁶ 中等國家主動向強國的積極扈從，如果不是國家之間的聯合，便是共同展開具有侵略性的聯合。詳閱陳麒安，〈重新檢視瓦特的聯盟理論〉，頁 109。

斯在地緣戰略上不斷深入中東地區，俄、伊間的合作不斷獲得提昇。俄、伊之間雖無聯盟，雙方卻可在能源、貿易、軍事（採購）上加強合作。俄、伊合作可以「攻守平衡」及「威脅平衡」進行了解。俄、伊之間並無抗衡與扞從的關聯。但是，伊朗在獲得俄國的援助下，選擇與美、沙抗衡將能取得有利的態勢。最後，沙國作為美國的平衡者角色，沙、伊之間的衝突將持續出現惡化的趨勢。美、沙關係會持續升級，相對的沙伊衝突會跟著美、沙聯盟關係的積極發展，反而會出現逆方向的走勢。

參考書目

一、專書

吳雲貴、周燮藩，《近現代伊斯蘭教思潮與運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彭樹智，《中國國家通史伊朗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

Buzan, Barry, *Peoples, State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Post-Cold War Era* (Hertfordshire: Simon & Schuster International Group, 1991).

Gilpin, Robert, *War and Change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Gold, Dore, "Introduction," *Iran, Hizbullah, Hamas and The Global Jihad: A New Conflict Paradigm for the West* (Jerusalem: 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2007). _

Kissinger, Henry A.,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4).

Mearsheimer, John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1).

Morgenthau, Hans J.,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Morgenthau, Hans J.,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McGraw-Hill, 2006).

Sjolander, Turenne Claire & Wayne S. Cox, 1994. *Beyond Positivism: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1994).

Walt, Stephen M.,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二、專書譯著

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著，林添貴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

思考》(台北：立緒出版社，1999 年)。

威廉·波爾克(William R. Polk)著，林佑柔譯，《伊朗》(Understanding Iran)(台北：遠足出版社，2017 年)。

威廉·培里(William J. Perry)著，林添貴譯，《核爆邊緣》(Nuclear Brink)(台北：天下文化，2017 年)。

三、專書及專書篇章

廖舜右，〈現實主義〉，張亞中、張登及，《國際關係總論(第四版)》(台北：揚智出版社，2016)，頁 35-70。

Cox, Wayne S. & Claire Turenne Sjolander,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laire Turenne Sjolander & Wayne S. Cox, eds., *Beyond Positivism: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1994), pp. 1-10.

四、期刊論文

汪毓瑋，〈美近公布「威脅評估報告」之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4 卷第 4 期，2005 年 4 月，頁 92-97。

陳偉華，〈論結構性嚇阻與決策性嚇阻〉，《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2 期，2002 年 3 月，頁 23-42。

陳麒安，〈重新檢視瓦特的聯盟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53 卷第 3 期，2014 年 9 月，頁 87-115。

陳麒安，〈聯盟理論之研究〉，《國際關係學報》，第 26 期，2008 年 7 月，頁 133-167。

廖舜右、蔡松伯，〈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外交政策分析的再連結〉，《問題與研究》，第 52 卷第 3 期，2013 年 9 月，頁 43-61。

Goodarzi, Jubin M., "Syria and Iran: Alliance Cooperation in a Changing Regional Environment," *Ortadoğu Etutleri*, Vol. 4, No 2, 2013, pp.31-54.

Keohane, Robert, "Alliance Threats, and the Use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3, No. 1, 1988, pp. 174-175.

Kitchen, Nicholas, "System Pressures and Domestic Idea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Model of Grand Strategy Form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6, No. 1., 2010, pp. 117-143.

Mearsheimer, John J.,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1994-1995, pp. 5-49.

Schweller, Randall L.,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2004, pp. 159-201.

Schweller, Randall L.,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1996, pp. 90-121.

Schweller, Randall L.,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June 1994, pp. 72-107.

Schweller, Randall L., "New realist research on alliances: Refining, not refuting, Walt'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1997, pp. 927-930.

Snyder, Glenn H.,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4, No.1, 1990, p.104.

五、網際網路資料

〈核談大突破伊朗同意大幅減〉，《自由時報》，2015 年 4 月 4 日，
<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868856>。

〈伊朗核子能發電站開始加載核燃料〉，《BBC 中文網》，2010 年 10 月 10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0/10/101026_iran_powerplant。

〈國際社會擔心伊朗研發核武〉，《BBC 中文網》，2011 年 11 月 11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1/11/111117_un_iran_nuclear.shtml。

〈五常加一國家與伊朗達成核問題框架協議〉，《美國之音》，2015 年 4 月 2 日，
<http://www.voacantonese.com/content/cantonese-news-ry-iran-nuclear-talks-agreement-0402-2015-ry/2704472.html>。

〈沙特與伊朗：中東雙強為何劍拔弩張〉，《BBC 中文網》，2017 年 11 月 21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2067527>。

〈川普退出伊核協議全球有怒有憾有歡呼〉，《中央通訊社》，2018 年 5

- 月 9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5090033.aspx>。
- 〈伊朗核協議危機引爆英法德中俄忙救火〉,《BBC 中文網》,2018 年 5 月 9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4055655>。
- 〈美退出伊核協議川普再逼伊朗再上談判桌〉,《大紀元》,2018 年 5 月 15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5/14/n10392415.htm>。
- 〈川普石油禁運迫在眉睫伊朗原油出口下滑〉,《中央廣播電台》,2018 年 10 月 15 日,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428349>。
- 〈沙烏地領事館分屍記者?哈紹吉被消失〉,《聯合新聞網》,2018 年 10 月 17 日,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3427390。
- 〈原油 2019 年恐供過於求,產油國籲定新策略〉,《財經新報》,2018 年 11 月 2 日, <https://finance.technews.tw/2018/11/12/oil-2019-new-strategy/>。
- 〈美國國務卿將於 1 月 8 日至 15 日訪問中東八國〉,《每日頭條》,2019 年 1 月 5 日, <https://kknews.cc/world/abbapyx.html>。
- 李佳桓、李承佑,〈遜尼 VS. 什葉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的恩怨情仇〉,《風傳媒》,2016 年 1 月 4 日, <https://www.storm.mg/article/77469>。
- 李德善,〈美國與伊朗在伊拉克的戰略競逐:到底誰佔上風?〉,《當代南亞與中東研究中心》,2019 年 3 月 6 日, <https://cssametw.wordpress.com/2019/03/06/>。
- 張子清,〈OPEC 與俄協商長期配合限制產油〉,《中央社》,2018 年 3 月 27 日,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402598>。
- 張育軒,〈為什麼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的關係很差〉,《洞見國際事務評論》,2016 年 1 月 6 日, <http://www.insight-post.tw/insight-knowledge/20160106/14306>。
- 張育軒,〈書評-中東大衝突:伊斯蘭內鬥的核心與迷思〉,《說書》,2017 年 6 月 6 日, <https://sobooks.tw/conflict-in-middle-east/>。
- 趙文衡,〈變動中全球能源市場與新地緣政治〉,《台灣經濟研究院》,2017 年 9 月 8 日, <https://km.twenergy.org.tw/ReadFile/?p=KLBase&n=201798123537.pdf>。

簡恒宇，〈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沙烏地拉攏以色列結盟對付共同宿敵伊朗〉，《風傳媒》，2017年11月27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364257>。

姜書益，〈不願捲入穆斯林宗教衝突的俄羅斯〉，《台北論壇》，2018年11月14日，http://140.119.184.164/about_us.php。

雷薩·阿斯蘭（Reza Aslan），〈瓦哈比與沙烏地結盟不僅改變伊斯蘭教歷史，更改變了世界地緣政治平衡〉，《The News Lens》，2018年9月2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2595>。

“World powers reach nuclear deal with Iran to freeze its nuclear program,”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3, 2013,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kerry-in-geneva-raising-hopes-for-historic-nuclear-deal-with-iran/2013/11/23/53e7bfe6-5430-11e3-9fe0-fd2ca728e67c_story.html

Coughlin, Con, “Iran Rekindles Relations With Hama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1, 2015, <http://www.wsj.com/articles/iran-rekindle-relations-with-hamas-1429658562>.

Sadjadpour, Karim, “Iran’s Unwavering Support to Assad’s Syria,”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ugust 2013, <http://www.ctc.usma.edu/posts/irans-unwavering-support-to-assads-syria>.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2018, <https://media.defense.gov/2018/Feb/02/2001872886/-1/-1/1/2018-NUCLEAR-POSTURE-REVIEW-FINAL-REPORT.PDF>.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2018,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Townsend, Mark, “British dealers supply arms to Iran,” *The Guardian*, April 20, 2008,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8/apr/20/armstrade.iran>.